

没有什么 能够阻挡



翔子^著

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 还是**旅行**造就了我们
天涯明星楼主——翔子**出品**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没有什么 能够阻挡

翔子·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翔子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301-20014-8

I. ①没… II. ①翔…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1234号

书 名: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著作责任者: 翔 子 著

责任编辑: 张炯竹

装帧设计: 设计 · 邱特聪 yp2010@yahoo.cn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014-8/K·0832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http://www.pup6.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0667

电子邮箱: pup_6@163.com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95mm×1300mm 32开本 11.125印张 245千字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Chapter 1

萌芽	1
----	---

Chapter 2

心中的日月	7
-------	---

这个世界怎么了	9
另一个喧嚣	19
蓝衍	27
神女伤	37
金沙江的月亮	49
香格里拉	57
星空下的藏家婚礼	67
谜一般的世界	77
一生只有一次的感动	87
白水神川	95
向往	105
在世界尽头说爱你	115

Chapter 3

流浪的蜗牛	125
-------	-----

疯了	127
母亲的背影	137





大山的向往	147
博台之约	153
蜗牛的修行	163
四海为家	175
谁画出这天地	187
南宝的传说	199
神山一直守护我们	207
流浪终究会有始有终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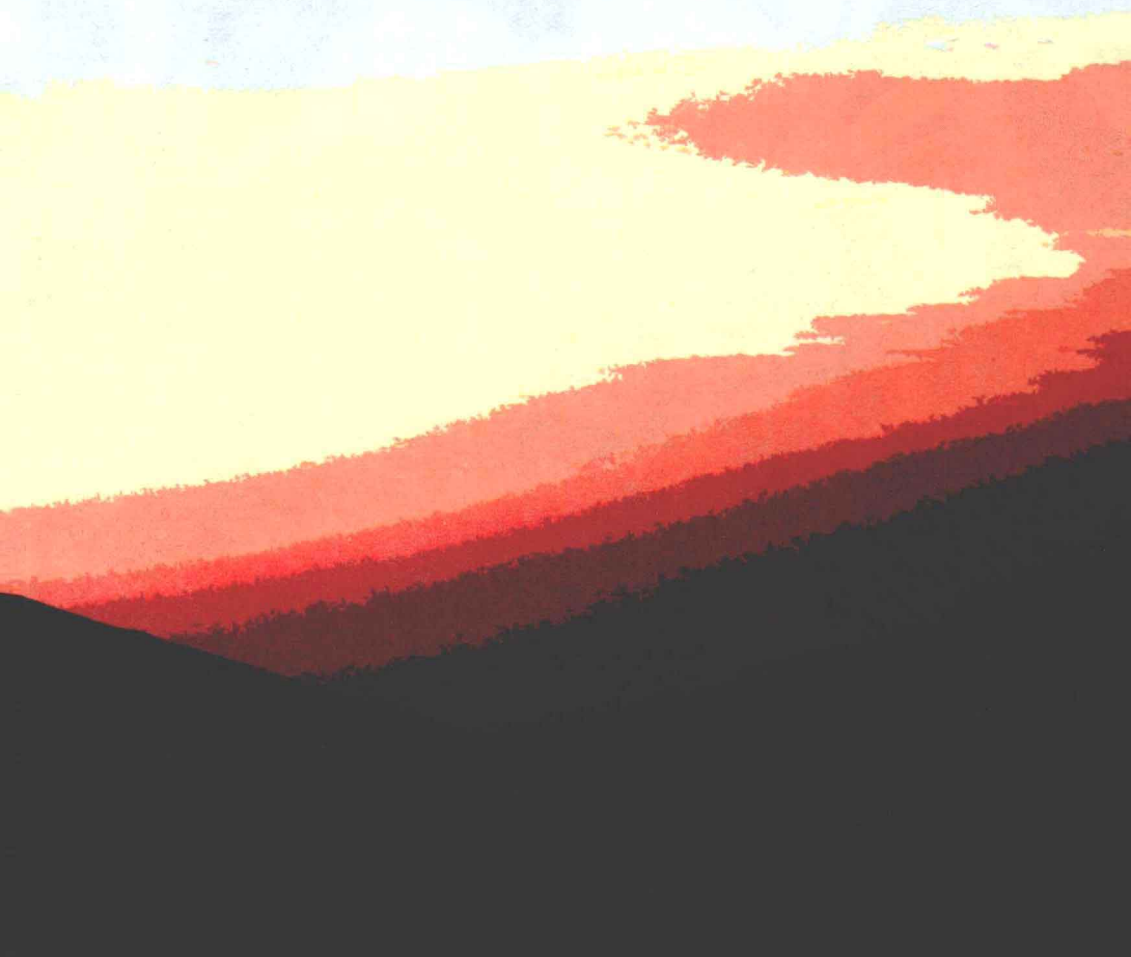
Chapter 4

怒放的生命 227

结束还是开始	229
夙愿	237
云端的王者	249
贡嘎的精灵	257
回家	265
千华梦地	275
蓝月谷	293
我们的神经都大条	305
御剑江湖	319
孤独是一杯酒	331

萌芽

二零零七年的夏初
这凉爽的一晚
我心里的一粒种子
开始萌芽





“先生，请问餐具可以撤走了吗？”

举止优雅的领班经理微笑着清理眼前满桌的杯盘狼藉，我佯装绅士地擦擦嘴巴，突然觉得浑身不自在。

“二位可以在这里继续歇息，不打扰了。”

这是北京东北五环外的一家法国餐厅。铺着雪白绸布的桌椅零星地散落在一片宽广的草坪上，间或地亮着几盏蜡烛。是时已晚，其他客人都已经散场，只剩我和皮皮意犹未尽地享受着巨大的夜幕。

今天是儿童节，如果不是两个因为长期出差许久未见的疯子，为了过节而燃烧起不顾一切的小宇宙，也不会上演这一幕离北京市中心几万“光年”的莫名其妙的奢侈。

餐桌渐渐被挪开，直至最后餐厅的灯光亦全部熄灭，整个草坪刹那间裸露在漫天的夜空之下。我从未发觉北京竟也有这样的满天繁星。草地间缀有树丛，树丛上漫不经心地挂着吊床与秋千。

皮皮蹦蹦跳跳地坐上秋千，我索性也坐上相邻的秋千，大幅后荡，猛地用力蹬地，当秋千上摆到与地面几欲平行的角度时，我突然瞪大了眼睛。似乎就在那一瞬间，天空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深邃与博大，大得仿佛几欲将我吸引进去。“哇”的一声，我喊了出声。

“怎么啦？”皮皮显然以为我喝高了。

“没啥。皮皮，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会是怎样？”

“呃……”

“那聊童年吧，今天是伟大的儿童节！”

皮皮是与我同一家公司的同事，一个古灵精怪、生性孤僻却又时而活泼的女孩，我永远都猜不透她的脑子里装着怎样的一个世界。毕业以后就一起被“万恶的资本主义企业”剥削、沉默内向的我们，却因为趣味相投，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一如既往地，我们从童年聊到中

学，从中学聊到大学，聊到毕业后的工作，渐渐也聊到了理想。遗憾与希望，一直笼罩着无边无际的畅谈。

刚刚毕业工作一年的我们，看到的未来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继续在国际顶级的管理咨询公司里打拼直至成为合伙人？奋发图强出国深造然后顺势在华尔街喝咖啡？使劲赚钱让自己真的有一天可以大手大脚地吃鹅肝喝香槟？自己抓住机会搞创业？搞什么？炒房？当煤老板？卖包子？我们哈哈地自顾逗乐。直到皮皮突然说出一个让我惊讶不已，并对未来的我影响深远的想法。

“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没和人说过，嗯，你别笑我。”皮皮有些犹豫。

“不会。”

她突然看着我，眼睛里放着光：“我想出去玩，想花一段很长的时间出去玩，兴许是一年，兴许是几年！”

我有些呆住，不知如何应对。出去玩，是指到处旅游么？谁不想，可是有钱吗？可是最好的年纪不就荒废了吗？可是玩了回来以后怎么办，日子如何继续？可是你的出走不就放弃了你原有的一切？

接下来的很长时间，我不停地用感同身受却理智思考的姿态帮她分析着这种想法的幼稚与不可操作性。我没有笑她，我努力去思考这样天马行空的想法有多么的诱人，同时又有多么的荒谬。一个出身寻常百姓家庭、白手起家脚跟未稳的职场新人，谈什么缥缈的江湖梦。

不知为何，我越说越无法打住，出乎意料地兴奋起来。皮皮被我打击得够呛，不过也很快意识到她其实早已洞悉其中的道理。话音一落，气氛戛然而止地沉默，如同看过一场虚拟的现实主义悲剧的沉默。夜已经很深，繁星依旧，空中不时滑过邻近的首场机场起降的飞机，带着远远的呼吸般的轻声呼啸。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能出去的话，你最想去哪儿？”皮皮问。

“没想过，也不太了解。去喜马拉雅看星河沙数吧，或者去大沙漠里找绿洲，体验从绝望到希望的过程。”

“你会在北京买房子吗？”

“会吧，好不容易拿到北京户口，总要在这里生根发芽。”

“不如我们算算，现在我俩的积蓄加起来能买多大的房子？”

“……呃，我们能买三平米出头吧。”

“那不就是一张小床的面积……”

“哈哈，那房子可以这样，一开门就是一个床，然后爬上去后关门，鞋放床底。”

“哦哦！整个屋子就是一张小床，所以要充分利用空间，衣服挂头顶，再加一个折叠式的书架！”

“洗漱台要放床尾，要不然撞到头，还要小心漏水！”

那时的我们，远远没有料到自己的戏言会在某一天成为现实。你一言我一语地彻夜打趣，似乎耗尽了我的脑细胞，或者是红酒的后劲，让我有些犯晕。

迷糊间，听见皮皮的声音：“其实，我只是觉得如果不出去真正走一趟，我会不甘心。也许外面有我想要寻找的东西。”

我看着皮皮，欲言又止。

天边已经微微泛起了鱼肚白，飞机更加频繁地滑过。我望着天空，说：“不如一会儿去首都机场吧，然后搭上任意一班最先起飞的飞机，看老天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她回眸，在晨曦中微笑。

二零零七年的夏初。这凉爽的一晚，我心里的一粒种子开始萌芽。



心中的 日月

这个世界怎么了
另一个喧嚣

蓝衍

神女伤

金沙江的月亮

香格里拉

星空下的藏家婚礼

谜一般的世界

一生只有一次的感动

白水神川

向往

在世界尽头说爱你





这个世界怎么了

【一】

我已经连续六个多月没有回北京好好呆过，租来的房子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味道。只是平均一个月回北京过个周末，当飞机渐渐降落在京城阑珊的夜色中，心里还会唤起一丝像是回家的熟悉感。

从中学到工作后的每一年，我好像都会觉得是人生中最辛苦的一年。高考多悲憾啊，天天闷在晚自习教室里做题，考砸了一次模拟试就像天塌了一半；大学与一群像是外星智慧生物般的怪物一起竞争，我熬夜看书也不如人家斜眼一瞅来得明白；毕业时又选择是就业还是读研——对专业课没兴趣那读什么，可是就业求职四处碰壁血流不止，最终像块腐肉似的终日只靠打网球来麻痹自己的神经……印象是主观的，可是仍旧觉得以前屡创悲憾新高的每一年都不如二零零七年来得壮烈。

这一年，我居无定所地四处飘摇，似乎与生命相关的种种就只有一个行李箱、一套西装、一台笔记本电脑。上海思南路的梧桐还没有抽芽，一夜之间便来到艳阳高照的南宁；天津五大道的秋色还没有染透，下一个日出之间便要全身包裹地出现在雪后的哈尔滨。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不固定的生活状态——一趟差出上几个月，然后便辗转到了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循环。

这样的生活远远不像轻描淡写的表面看起来那么充满乐趣。应接

不暇的外地项目不是旅游，无休无止的工作让生活的一切都失去颜色，时常凌晨三点接到老板电话起床赶工的工作方式压榨着年轻身体中的最后一份力气。每当夜深人静，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人像鬼魂一样飘进冰冷的酒店，对着某张也许会睡上半年的床，像情人一样说晚安，已然成为了我的一种恐惧。

“哟，你回来啦？那么突然！”

我一进北京的家门，看见室友和一个女人半裸相拥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女子匆忙将摊在男人大腿上的腿收回。我好像一个不速之客突然闯进了他们的爱情小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女的是他的女友，可是他的名字又叫什么来着？

今天是二零零七年的最后一天。我从未试过一年间有如此多的因素相互交织，也未试过有一年能够如此令人难忘。友情来了又走了，爱情来了又走了，对菁菁校园时而逃避时而怀念，对事业的凌云壮志时而澎湃时而消沉。每年的最后一天，我总会静静地做着总结，感怀着一年间的失败与成功、悲喜与感恩。

为庆祝这最后的一天，和皮皮约在北京见面。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许久了，两人各散东西地奔腾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却像是被拴着的工具，没有丝毫的自由。还好，至少新年夜是自由的。

兴许是两人都太久没有回过北京，对十二月的天寒地冻始料未及。皮皮穿了件很薄的黑色短风衣，从屋子里窜出来时，看见大街上穿着同样很薄的黑色风衣的我，扑哧一声笑开了花，然后只见两个瑟缩的影子像乱舞的黑色塑料袋般，在月黑风高的北京街头散步。

“快说！你现在攒多少钱了？”这种同事间讳莫如深的话题，我简直是闲话家常似的问了出来。

“快四万啦！”皮皮同样是闲话家常般地回答。

“哇！那么快，我才两万多！”

“事实说明，你出差出得不够勤奋啊！”

“唉，还不够勤么……”

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我们来说，长期出差所获取的差补，是在微薄的工薪基础上一个很诱人的补充。很大程度上，我们需要通过差补的不断累积，来实现积蓄艰难的正增长。

“话说，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拼？”皮皮问。

“因为要挣钱。”

“挣钱有啥用？”

“吃大餐，买名牌，买车，买房子，结婚，养小孩，养宠物，养老……”

“可是为什么，好像其他同事都那么享受这不要命的工作的过程呢？”

我有些不屑：“当所有人都认为地球是平的，你就也会认为地球是平的。”

“可是挣了钱，我为什么不快乐？”

“我也不快乐。”

说完，我在心里狠狠地鄙视了一下自己。作为一个风华正茂、工作不错的好少年，怎么可以这样没有上进心？

一整个新年夜，皮皮的话都很少。她每每在新年或者生日的时候都会情绪低落，仿佛在缅怀着什么已经失去的东西。皮皮一杯一杯地灌着长岛冰茶，我也陪她同醉。

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

【二】

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再次打点好行李箱，飞向上海。那边的

项目组需要一个壮丁，我恰巧很符合他们对壮丁的定义。

我颇喜欢上海这座城市，因为充盈着童年时的回忆。弄堂里炖红烧肉的大妈、向外伸展的晾衣架上嘀嘀嗒嗒滴着水的被单、梧桐合抱的林荫道、糙饭与油条的早餐组合……可是再熟悉的回味，也因为入住到钢筋森林中的陌生酒店而变得遥远。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将要和几位从未谋面的同事一起工作，听从他们的差遣，并努力融入他们的圈子。从参加工作以来，每个项目做完，我便陡然进入一个崭新的圈子，然后努力地迎合。不停更迭的陌生团队，有着各自的风格与奇形怪状的人物，渐渐让我觉得害怕。

上海的这个项目做得格外辛苦。这已经连续第五个晚上，所有人都揪着一份已臻完美的报告，不动声色地陪着项目经理耗时间，白驹过隙形容的从来不是熬夜加班。从公司的大门走出来时，已是清晨六点半，天色微明。

“Jane，几晚上不回去，你的宝宝不会饿着么？”我问身旁的同事。

“没事，我给宝宝买了最好的新西兰婴儿奶粉当后备，我妈会喂的。”

Jane 又提着她的保温瓶，说话间上了辆出租车。她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据同事说，她刚刚生完孩子两个月，便被公司着急地从月子里拉了回来，然后直接来到上海出长差。为了照顾孩子，她在上海租了房子，把她爸妈与两个月大的孩子都接了过来，同时请了一个上海当地的保姆帮忙照顾。每天，Jane 都要早晚各一次去卫生间挤奶，用保温瓶装好，带回去给宝宝。然而，夜夜工作，这母乳已经连续一个星期没派上用场。

“她等着升经理呢，马上就评估了，就算明天要生了今天她也会来。”另一位同事在我身后说。

“原来如此。”我撑着疲惫的双眼，望向老天。她究竟图什么？

一周之后，在项目终于做完的那天，项目组的各位同事欢聚一